

Zhang Jia Wei

来点刺激的词儿



张佳玮

自由撰稿人

Free Lancer

杂食动物

你点开朋友圈，看见姑娘们与姐们的自拍，下面缀满“闺蜜”、“我家女神”之类字样。你点开社交网络，看见一张男生照片，下面可能一片嚷“男神啊啊啊！”你觉得没什么，因为你习惯了。可是，打什么时候起，我们的生活里充满了神魔妖鬼的来着？“女神”、“男神”这词儿出现之前，我们怎么说俊美的男女的？哦对了，“美女”、“帅哥”。然后你会意识到：“美女”、“帅哥”，这也就是日常使唤朋友使的。现在使用起来，“美女”二字，就是没有“女神”来得霸道有劲。一如你现在说“她是我朋友”，就是没有“她呀，我闺蜜”来得有气势。

为什么呢？因为词语的刺激性，或者说，劲道，是会随使用次数变化而变化的。或者，我瞎编个词：人对于词语刺激的阈值，是会变化的。

以前，在大家还使着“姑娘”、“小伙子”这种无感情色彩称呼的时候，有人对你使“美女”、“帅哥”这词，便是夸奖。你乍听时，多半觉得受宠若惊，不免飘飘然；但到得后来，餐厅服务生、报纸推销员们一拥而上，“美女要点什么菜”、“帅哥要不要订报”，你便习惯了，觉得听到这些词，实在事属寻常。如果这时候，有位年长的过来，称呼你“姑娘”、“小伙”，你还会觉得“嗯，可以”；但如果是同龄人，“小伙儿！”多少会让你觉得：“哎，听着怎么有些生疏啊……”说到底，就是习惯了“美女”、“帅哥”，阈值提高了。

比如说，以往骂人，可以使笨蛋、白痴、傻瓜这些。但这几个词在日常生活用得滥了，就没了攻击性。尤其女孩子们微笑着说男朋友“傻瓜”次数多了，“傻瓜”就没有喷薄而出、刺人魂魄的力量了。所以现在骂起人来，必须朝下三路去，才有破坏力。比如说，以前我们说“吵架”、“撕破脸”，后来这些词用多了，不够劲了，就得说掐架、

说拍砖，才够劲道。现在，混互联网的诸位，已经习惯使用“撕逼”这词了。说哪两位吵起架来了，简直太文雅，得用“撕逼”，才显出气象万千来。说来，就是我们对词汇刺激性的阈值提高了，需要更刺激性更有劲道的词语，来刺激感官。

当然，这种事，还可以换个方向。有些词是私下里使用，越用越没劲道，需要找新词代替；有些词得在场面上说，因为涉及羞耻之事，越用越显得没礼貌，于是也得找新词。

男性独有的器官，大家都不太好意思直接称呼，于是想了许多其他词来代替。有些地方叫做

鸡，有些地方叫做锤子。问题是，时间长了之后，鸡和锤子，本身就成为了骂人话。老北京的太监们，因为忌讳听这词，连带着不爱听“鸡蛋”二字，所以改叫桂花。老北京菜桂花皮炸，其实是鸡蛋皮炸。这就是因为男性下半身，导致鸡蛋和锤子这几个词，意味变了。

一如你现在说“她是我朋友”，就是没有“她呀，我闺蜜”来得有气势。

又比如，吕思勉先生考证说，汉朝时在宫廷里帮忙的人，就叫做宦官。本来，宦官并非都是阉人，许多是正常的男人：东汉邓太后开始，把许多宦官的岗位，都派上了阉人，于是宦官就成为了阉人的代名词——终于，现在我们一说宦官这两字，就等于阉人了。

大概任何一个词的意味，都会随着时间慢慢泛化。比如在《诗经》《楚辞》那个年代，说人美如花朵或香草，那真是诗书的语言。搁现在，男女表白，“你美得跟朵花一样！”姑娘都懒得笑。

因为大家在夸张描述时，需要更浓烈、更刺激性、更极端的形容词，于是“女神”“男神”这类词就出来了。因为大家在日常礼仪时，需要更文雅、更谦和的对白，所以上厕所应该说成上洗手间或者去化妆间，么么哒要代替笑脸。[K]